

Böll, de man
de dodelijke ironie

伯尔文论

Die Erstaullage
ist schon weg!

Vor frechsten ein Versuch
Heinrich Böll: „Gruppenbild mit Dame“

GRUPPORTRÄTT MED DAM
ETT MÄKTIGT ROMANBYGGE
Nobelpristageren Heinrich Bölls
verdensbillede

Escape
routes

„Verf.“ mit literarischen Clownen

400 Seiten Tratsch über Leni

黄凤祝 袁志英 维克多·伯尔编
袁志英 李毅 黄凤祝等译

ine Frau von 48 Jahren

Liebesgesang
im Feuerofen

Mitleidiger Naturalismus und mystis

Nachdenken
über Leni G.

über Leni G.

HEINRICH BÖLL PRESENTEERT HAAR
T WEET U, WAT DENKT U
VAN LENI?

IN ZIJN ROMAN „GRUPPENBILD MIT DAME“
Die Fergangheden in Gegenwert:
Sinnbilder

der Isolation

Wer ist Leni Pfeiffer?
Bölls kritisches Engag
und seine Grenzen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伯尔文论



黄凤祝 袁志英 维克多·伯尔编
袁志英 李毅 黄凤祝等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伯尔文论/(德)伯尔(Böll, H.)著;黄凤祝等编;
袁志英等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11
ISBN7-108-00995-1

I. 伯… II. ①伯… ②黄… ③袁… III. 散文-作品综
合集-德国-现代 IV. 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20383号

责任编辑 舒昌善
封面设计 海 洋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通县兔子店印刷厂
版 次 1996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 数 164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12.80元

前 言

1995年9月我和雷勒·伯尔访问北京时，他特意计划在1996年12月海因里希·伯尔80(虚岁)诞辰纪念日之际到中国为他父亲举办展览，向中国读者介绍他父亲海因里希·伯尔的生平与著作。我们当时征求中国作协的意见，他们对这次活动非常感兴趣。回德后，雷勒·伯尔即开始筹措经费，我就着手计划有关事宜。

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在大陆和台湾都有译本。据我所知，大陆出版的伯尔作品译本有短篇小说：《野蛮时代的故事》(1947年)、《飞刀艺人》(1948年)、《我的昂贵的腿》(1948年)、《流浪人》、《你若到斯巴》(1950年)等。中长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1949年)、《一声不吭》(1953年)、《无主之家》(1954年)、《小丑之见》(1963年)、《一次出差的终结》(1966年)、《莱尼和他们》(1971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1974年)、《保护网下》(1979年)和《莱茵女流录》(1985年)等。自传式报告文学如：《爱尔兰日记》。

长篇小说《与女士的团体照》有两种以上译本：杨寿国、潘再平、马仁惠和孙秀民译的《莱尼和他们》(1971年)及高年生译的《女士及众生相》译本。小说《小丑之见》是高年生和张烈材译本，余秉楠的译本名为《小丑汉斯》。《一声不吭》有钱鸿嘉和田瑜的两种译本。1973年在海因里希·伯尔荣获诺贝尔奖后一

年,台湾翻译了三本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爱尔兰之旅》,蔡仲章译。《小丑眼中的世界》,宣诚译。《莫克博士收集的沉默》,宣诚译。1982年又译了《九点半的弹子戏》,王鸿仁译。但还不曾发行过海因里希·伯尔思想文集的单行本。

为了使读者能更深入地理解海因里希·伯尔的文学作品,维克多·伯尔和我们都认为有必要出版一本中文版的海因里希·伯尔论文集。经过与雷勒·伯尔、袁志英教授、维克多·伯尔的协商,我们选取了29篇海因里希·伯尔的文章,请袁志英教授组织有关翻译事宜。袁教授是上海复旦大学德语系教授,所以这次他委托的译者,大多是来自上海的德语系的学者。由于时间过于仓促,虽然除了我的4篇译文外,其余都是出自专家之手,谅缺点仍在所难免,希望前辈和专家能给予指正。

在此我感谢三联书店总经理兼总编辑董秀玉女士和本书的责任编辑舒昌善博士的支持。没有三联书店的帮助,这本书将无法如期与读者见面。在翻译的经费上,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合作部、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科隆市海因里希·伯尔档案馆、迪伦市海因里希·伯尔纪念馆协会和海因里希·伯尔遗产协会的支持。

黄凤祝

1996年9月1日于波恩

袁志英

导 读

是诗人,也是斗士

德国战后最伟大的作家莫过于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 1917—1985)。他的作品生前发行近三千万册,被译为四十多种语言,各色桂冠如落英缤纷,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西德战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作家看来也莫过于伯尔,他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广播剧大多译成了中文,如空谷足音,似林中响箭,引起欣喜,引起惊叹,令人振奋。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废墟文学”登陆中华大地,与方兴未艾的“伤痕文学”会师,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了借鉴。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伯尔的介绍基本上还局限于小说戏剧之类。其实,他还有大量的演讲、散文和随笔。它们更明确、更尖锐、更直接地表现了伯尔对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学艺术的看法。我手头就有一部他的文集,共十卷,长达数千页,是伯尔的儿子雷勒所赠。笔者和黄凤祝博士、科隆伯尔档案馆馆长——日尔曼学者、伯尔的侄子维克多·伯尔从中选编了本书,意在“聊补”。

40年前的1956年,伯尔第一次访问波兰时,人们一再提到的问题是,这个德国人在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他被驱逐了吗?他被赶出德国了吗?他曾坐过监狱抑或集中营吗?他开过小差吗?他是否被罚至接受惩戒的连队?当所有这些问题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时,波兰人很感失望。伯尔在战争的6年中只

是一个普通的德国士兵。可是这位普通一兵拿起如椽之笔，“横扫千军如卷席”，冲破误解的坚冰，日益为世人所承认，声誉日隆。他再访华沙，后去斯德哥尔摩，在莫斯科，在纽约，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甚至在以色列人们也把他当作朋友看待，亲切热烈的情境着实令伯尔感动。人们不仅将他看成是作家，而且也视他为战后德国的代表。

伯尔之所以取得世界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归之于艺术创作本身。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普通人，小人物，畸零人，他们不适应于我们这个时代，对当代社会无法认同，面对邪恶不屈膝，不投降。这样的人物很容易在各个国家找到知音；其二，他的作品注意教化作用，人称他为道德家，人民教育家，这也有助于他作品的传播；有人强调他作品的道德感化作用而贬低其艺术性。其实，没有艺术性或者艺术性不高的作品是行之不远的。内容和形式乃为“彩凤双飞翼”，缺一就无法高飞远翔，伯尔的艺术性是杰出的。伯尔的作品首先是艺术家的作品，是诗人的作品，而不是道德家或者人民教育家的作品。说他作品艺术性高也并不是说字字珠玑，篇篇精品，瑕疵在所难免。他最后的一部长篇《流水景色前的女人》就给人一种力不从心、江郎才尽的感觉。他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已六十有七，包括糖尿病在内的各种疾病折磨着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使烟毒侵入腿部，第二年他便溘然长逝。

伯尔之所以获得世界性的声誉，除其文品而外，还有人品这一因素。他用他那只笔杀出了一条“血路”，仗义执言，言人所不敢言；稿费足以使他致富，可他又仗义疏财，乐于助人，因而从物质上来说他从来没有富裕过，说他“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具有侠义之风实不为过。伯尔为普通人立言，他的行为举止也

一如普通人，不装腔作势，正直实在，幽默自然；他不善于保护自己，常有失误。他是一个从不会矫饰的性情中人，无论到哪里，他都会唤起信任。德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拉尼茨基说伯尔手上戴有一枚智者纳旦所言称的戒指。根据传说，谁有信心、有真心戴上这枚戒指，谁就会获取神和人的爱戴。对伯尔来说，难能可贵的就是这个真字，他创作凭的是真情实感，他对人真心实意。真心带来信心，因而他戴上辉映着人格魅力的戒指到处受到欢迎。有的论者认为，德国战后出现的作家灿若群星，论创作成就，不少人和伯尔不相上下，然而伯尔却是最受人爱戴的，因为他有这样一枚戒指。

有些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创制空灵的作品，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意在不朽。大千世界，无其不有，我们无需对此拍案惊奇，这些作品也有其存在的理由，可是要发挥振聋发聩的作用却是难矣。伯尔之所以在世界上有那么大的影响的第三个原因，便是他与上述艺术家相反。他是入世的，他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积极干预社会生活，更为积极地进行社会批评。他将矛头指向战争和暴政、贫困与剥削。一夜之间，他仿佛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代言人。全世界将他看成是道义法庭，自托马斯·曼以来至今，有此殊荣的德国作家唯伯尔一人。

伯尔对生活的干预，不仅流露于他的小说，而且还贯穿于他的演讲、随笔、散文和对他的访谈中。在《关于废墟文学的自白》中他曾这样谈到狄更斯：“在这些小说中，他写的是他看到的一切。他的眼睛深入到监狱、贫民窟和英国的学校之中。这个年轻人所看到的东西没有多少是能让人感到高兴的。他把它们全都写了出来。奇妙的是，人们翻阅他的书，许许多多的人阅读了他的书。于是这个年轻人成功了。他获得的是一个作家极少能

达到的境界：监狱制度得到了改革，贫民窟和学校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它们都发生了变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伯尔的文学理想是要“载道”，是要对同时代人发生作用，是要教育人，亦即要对改变社会、改变生活作出贡献。在为中文版《伯尔文论》写的这篇《导读》中，着重谈谈这个问题，也可以说简单介绍一下《伯尔文论》的内容和时代背景。

伯尔在自己的国家里不是“顺民”，他对什么都持批评的态度，批评国家，批评社会，批评教会，批评大众传媒，声讨战争。他在乌珀塔尔剧场落成典礼的致辞中说，和艺术打交道的人不需要国家，“在国家也许存在或者应该存在的地方，我看到的只是权力的一些腐朽残余”，“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是哪种教会从来都不会对爱有所理解。国家和教会所能容忍的仅是两种情况：婚姻或者卖淫。”（参看《艺术的自由》）这些也许有点过头的话使得在座的绅士淑女相顾失色，也为他的论敌提供了炮弹。我们在这里应该看到的是，他对权力的横暴与腐败的憎恨，对艺术自由和真实感情的珍重。一提到国家，便使伯尔想起了第三帝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是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号下要求德国人民为侵略杀戮作出牺牲的。因为他对国家没有好感，坚决反对民族主义，又常常攻击德国，致使人们怀疑他是否觉得自己是个德国人。在《德国忆往》中，温岑就向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请看伯尔的回答：

“……我当然觉得自己是德国人，我说德语，我写德语，我作为德国人而生，而且我也从来没感到自己是非德国人，这怎么可能呢？不过对我天经地义的是，这当中没有任何的、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民族主义的成分。”

伯尔是个天主教徒，可是他对教会却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在《德国忆往》中他讲到他母亲“是一个天资聪颖，感情细腻，热情洋溢的女子”，可是因为她“陷入奴隶式的宗教教育而不能自拔”，连一部左拉的书也会吓得她面色如土，左拉对她那一代人简直成了魔鬼的化身，教会窒息了他母亲的聪明才智，不然的话，伯尔坚信“她会一鸣惊人的，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他甚至想以“当今之天主教徒，或者其他信教的少数或多数，他们受阻而没有得到发展的是什么”为其研究课题。

伯尔的小说直接取材于社会生活，甚至以时事为题材，像《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即是。他对重大的社会事件从不回避，而是主动介入，“引火烧身”。六七十年代曾在德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伯尔没有置身事外。他为此写了大量文章并参加了示威游行，甚至闹到和人对薄公堂的地步。对于当年的学生运动，人言人殊，见仁见智，至今没有什么定论。不过，为了便于理解本书中的有关文章，这里简要地介绍一下当时的大致情况：这个运动起始于美国青年对越战的抗议。而在德国，人们不仅反对越战，也反对权威，反对传统，反对腐朽过时的教育制度，反对资本主义的压榨剥削，反对纳粹的东山再起，呼唤基层民主，要求性解放，等等。学生崇拜的英雄是毛泽东、胡志明、切·格瓦拉。急风暴雨式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对德国的学生运动也有很大影响，德国青年挥舞着毛主席的小红书走向街头，自觉自发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还在工厂里组织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其理论指导实际上是来自法兰克福学派，亦称新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有马库塞、阿多诺、霍尔克海默、哈伯马斯等。论规模、深度和广度，德国的学生运动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一点连德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将本国的学生运动谦称为“迷你(微型)文

化革命”。可是尽管如此，它的影响还是深远的，至今人们还能感受得到。到了七十年代，学生渐渐分化为三股力量，一为红线，一为绿线，一为黑线。红线者是K当头的小组，亦即各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小组，其影响日趋式微；绿线者是向环保发展的一族，而今绿党的前身；黑线者是搞恐怖活动的一群，文集中所提到的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即被列入黑线，该集团亦称之为红军派。

在这里，我们应该弄清的是，伯尔并非为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动辩护。伯尔反对一切暴力，包括恐怖集团的暴力在内。他也不认为恐怖集团的纲领有什么高明之处，反而说“非常抽象、非常荒谬”，他强调的是要公正地对待他们，要将刑事犯罪和政治活动区别开来，更不可随心所欲地扣上刑事犯罪的帽子以便加以惩处。他认为学生本来是好意推动变革，而新闻界，特别是柏林的施普林格报业集团却将其全盘否定。他对施普林格所控制的《图片报》特别反感。该报无中生有，造谣生事，煽风点火，夸大其词，危言耸听，蛊惑人心，唯恐天下不乱，欲将学生置于死地而后快，伯尔故而是说，施普林格以笔杀人。前不久施普林格报业集团庆祝了它的创建五十周年，前总统魏茨泽克与会，并对思想保守的第一代创业者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有所赞扬。世事沧桑，伯尔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言归正传，伯尔对某些恐怖分子有着个人的同情，他称乌尔莉克·迈因霍夫是绝无仅有的笔杆子，是社会变动的理论家，“而她也并非鼓吹任何暴力”，埃斯林长年做社会工作，也发表了不少文章。面对穷凶极恶的纳粹分子得以赦免，为改革而走极端的学生却得不到赦免，伯尔要为此抱打不平。这里透露着他对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尊重，即便是恐怖分子，也要公正地对待他们，也要将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也

要给他们以空间。他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大加批判,说它“比任何一个历史上的封建时代更加残酷无情,那时至少还有一个自由落脚之地,即使是对杀人犯,对强盗则更加如此……”伯尔恨的是天网恢恢的统治、权力的骄横。

苏联和东欧巨变之后,马克思似乎不那么吃香了。马克思生活于十九世纪,但他是使二十世纪的世界改变最大的人。他的思想影响之大,在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人能和他比肩。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人,尤其是后者和马克思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造成了很多的后果。三十多年前,西德的经济正经历着奇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甚至使人连哈欠也打不起来”。这时伯尔满怀深情地写了一篇长文来纪念马克思,今天读来,使人感慨万千。伯尔认为,如果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他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西方国家的工人至今还会“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伯尔认为,工人不进行斗争,资本家是会让步分毫的,而这种斗争又和马克思理论的启发和指导分不开。他说当代西方人对马克思是忘恩负义,赫鲁晓夫之流只是“幽灵”而已。伯尔指责西方社会民主党人逐渐背离了马克思,而前苏联为首的东方世界则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偶像化,这是对马克思的更具恶意的歪曲。而为偶像化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西方早已进入消费社会,伯尔对此也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过度的消费并不有益于健康。他说马克思要是活到今天,会说“消费是人民的鸦片,因而也是宗教”。伯尔在这里表现出对马克思的深刻理解,马克思说过:

“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

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2卷，第132页）

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属于上流社会；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出身贵族，是特里尔城有名的美人。人们都深信年方二十六岁的博士马克思有着远大的前程。将他想像为求教者盈门的年轻教授，一位进步的年轻部长。“然而他的伟大使他别无选择，他接受了摆在那里的前途：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流亡生活，四十年的拼命工作，四十年的贫困和牺牲；他成了一个求乞者，他接受朋友们的馈赠。思想战胜了他的智慧，征服了他的信念，理智以思想锻造他的良心；这是一串链条，他无法挣脱它，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只有臣服于它，然后才能战而胜之。”（参看伯尔的《卡尔·马克思》）当我读这段文字时我真感谢伯尔。

马克思拥有使整个资产阶级感到恐怖的力量，同时也拥有最美好的爱情和举世无双的友谊。马恩和燕妮谁都离不开谁。马克思没有妻子是不可想象的；没有恩格斯的支持就无法构筑他的理论，其天才也无从发挥，他也没有勇气坚持下去；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即使再有天才和睿智，也有可能停留于他所出身的那个阶级。”燕妮·马克思如果没有恩格斯这个不倦的朋友也会失去勇气。马克思和燕妮的婚姻，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将永远流芳于人间。如果没有马克思，用伯尔的话说，“女售货员至今还得为其八小时工作制，为其自由的下午，也许也为其自由的礼拜天，为其在工作时间偶尔坐坐的权利而斗争。”

一位西方作家怀着崇敬、怀着钦佩、怀着深情撰文纪念马克思，为求客观公正地评价马克思，将“幽灵”和偶像还原成了人，还原成了伟大的人；明知会受到攻击，来自各方面的攻击，还是要写，并且发表了，他是多么地正直，多么地坦荡，为了坚持他所认为的真理又是多么的执著和勇敢！

海因里希·伯尔无疑是反战的，可是在其早期的作品中，战争往往被描绘成一种捉摸不透的神秘现象，残酷的命运使然，对它无法把握，无法分析。战争似乎不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是一种从天而降的可怕瘟疫，其凶险的现象可见，其原因却不得而知。年轻的伯尔不是去表现人如何进行战争，而是战争如何捉弄人。作品中的人物被践踏，被驱使；他们喊叫，他们绝望，他们祈祷，他们死亡，可他们不去行动，他们要忍受，似乎要尽情品味苦难。这可从其去世的1985年所写的《给我儿子们的信或四辆自行车》这篇文章中看出，他对战争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他将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侵略和反侵略两种战争。战争失败了，可是有些死硬分子不承认失败，而是说“失去了胜利”，不去谴责战犯，反而谴责战胜国，更是恶毒攻击苏联。而伯尔要谴责的则是第三帝国及其元首。他从来没有去谴责苏联，尽管他在那里受伤病倒过，他认为那是“自然现象”。这个自然便是战争。他很清楚：“没有人要请我们到那里去。战争中炮火是朝人打的，对方也有斯大林式的喀秋莎排炮和类似的武器”。说到战俘的死亡，伯尔说出了这样的统计数字：“苏联战俘在德国战俘营中的死亡率高达57.8%——这意味着三百三十万战俘的死亡；德国战俘在苏联战俘营中的死亡率在35.2%和37.4%之间——这意味着一百一十万之一百十五万八千人。”二战中欧洲共死了5500万人，而40%是苏联人。

伯尔认为,战争中最大的敌人并非盟军,而是德国人,其中一个就是自称元首的那个人。党卫军的首领希姆莱在战争的最后一周发出了这样一道命令:一个士兵在“远离炮火”之处碰到另外一个士兵,便可就地处决他。这样,每一个德国人便成了另一个德国人的潜在的当场法庭。这样,便发生了数以万计的处决。在和盟军进行拼杀的同时,德国人也自相残杀起来。这道命令下达不久,希姆莱本人却和盟国暗通款曲,企图缔结一个特别的和约以救一己之命。战时德国还有一种所谓“英雄之爪”这样的组织,凡碰到散兵游勇便加以捉拿,将其送进附近的战斗部队;有的甚至私设法庭,将所谓逃兵扔进粪池之中。战争中的饥馑,匮乏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每片面包、每杯牛奶、每根香烟屁股都很珍贵;钉子、罐头盒子也都成了宝物。战后四十年了,伯尔每次购物也还像抢购一般,写作时香烟总要摆上好几盒,真是匮乏怕了。伯尔对希特勒、希姆莱、赫斯之流发动的战争是恨透了。纳粹的第二号人物赫斯坐牢坐到九十岁时,不少人搞起呼吁释放他的签名运动。赫斯的儿子写信给伯尔请他签名,伯尔断然拒绝了。赫斯死不悔改,至今新纳粹每年还在闹事纪念他。

杀人如麻的纳粹从不承认自己杀人的罪责,而是以命令来包揽一切。阿道夫·艾希曼被德国历史推上了管理死亡的位置,在他手下丧生的犹太人有五六百万,相当于汉堡市的人口。在第三帝国行将崩溃之际,艾希曼曾说过,他将笑着跳进坟墓,因为他欠着五百万条人命,而这将使他心满意足。战争结束后,他曾从美国拘留营中逃出。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60年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又将其抓获,押回耶路撒冷,交付法庭审判。这次审判举世瞩目,伯尔挥笔写就《命令与责任》一文。其中写

道：“艾希曼是奉命行事的，而命令一词在法庭上将会十分频繁地从他口中冒出。他执行命令、传达命令、而脏手的活则由数不清的侦探和刽子手替他完成”。几年后，伯尔在《法兰克福讲座》中写道：“执行命令，从来没有出自仇恨或者狂热，而是执行命令：破坏睦邻关系、破坏信任、破坏信仰。每一次杀害、每一顿暴打、每一次脚踢——所有这一切都是执行命令。”然而很多命令并没有被执行，没有去开枪，没有去爆炸，没有去放火……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才死里逃生，城市和桥梁才免遭摧毁，“违抗命令不愧是光荣的过失”，“艾希曼在一个拒绝服从命令属于高尚品德的时代扮演了服从命令的角色。”伯尔曾引用奥地利抒情诗人巴赫曼一诗中的几句：

“白天忍受着戎装，
浮上心头的希望之星是
奖章。

……

他被授予了奖章，
因为他临阵逃亡，
因为他在朋友面前勇敢，
因为他泄露了机密，
这机密卑微肮脏，
还因为将任何的命令
都不放在心上”

伯尔称自己是一个“热衷于和语言打交道的人”，他对语言有许多精彩的论述。“语言负载着沉重的历史遗产”，比如说，说出或写出“面包”一词，一般人很少会想到它的分量，“其实为了它，历史上出现过战争，也出现过谋杀”。语言一旦为野心家、阴

谋家所滥用,那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舆论机器可以像机枪喷射子弹一样喷射出语言,每分钟高达四百、六百、八百之数,任何一类公民都可能因为语言而遭毁灭。我只需要提一个词:犹太人。到明天也可能是另外一个词:无神论者,基督徒或共产党人,顺民或持不同政见者,‘出言可以杀人’这句话早已由虚拟变成了现实。”

众所周知,第三帝国时代德语也遭到严重的污染和腐蚀。宣传部长戈培尔是有名的谣言专家,鼓起其如簧之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鹿为马,翻云覆雨,能把死的说成活的。纳粹将失败说成是“失去了胜利”,将垂死挣扎的困兽犹斗说成“全民总体战”,将溃败说成“战略转移”……他们使用所谓的语言规则(Sprachregelung)来淡化事件,和事件保持距离。把犹太人斩尽杀绝说成是“最终解决”,残杀成了“给予仁慈的死亡”、“疏散”、“特殊处理”、“转移住地”、“沐浴”等词。在它们背后是令人发指的罪行。纳粹干任何罪恶的勾当都不忘拉上人民,以人民当头的词汇俯拾皆是。在《法兰克福讲座》中有这样一段话:“一般来说夺权和保权的词汇,自以为是的词汇,不是形成于对手之身,而是预先在对对手的想像中便形成了,或者是通过训练而获得的。”语言不是通过与对手的对话形成,那不是自说自话吗,那不是命令吗,那不是“一言堂”吗,那不是专制独裁吗?传达命令还得有人,于是有些人便通过训练获取了那些词汇。伯尔在这里把话语霸权表述再也清楚不过了。伯尔还明确无误地反对语言霸权:“哪一个帝国曾经离开过语言帝国主义,也就是对自己语言的扩张和对被统治者语言的压制?”(参看《论诗的理性》)

文学艺术干预生活,这是他的一贯主张。同时他还坚决维护艺术的尊严和独立性。他认为艺术是天然自由的,是“地球上